

困學紀聞

七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
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
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
二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
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
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監石新論以為
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
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
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
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于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崩贖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
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
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列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
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
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
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

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謹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為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琳桓温之徒也其可褒乎

紀開卷七

蔡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心今又致宰周公于蔡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以為盛有激而云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

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

不襄城顏注云襄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襄序於是為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襄字當從漢志作襄音初反

喪卷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筍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成如昉拮脰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翹楚曰媒疾為戚慶為獐漚曰漆推為終葵手足擊為駁全道為羊祭為墮題有謂擊征滑曰澹相絞訐為掉磬無駮為禿揭棟為相殷聲如衣祈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彊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為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

紀開卷二

三

齊

聞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違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杜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人情

預但知春秋喪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

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
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秦自毅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毅梁曰秦之為狄自毅之戰始
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

伯宗攘輦者之善毅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
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食貨郊祀志石慶司

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

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輦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
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毅梁傳於二

紀開卷七

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

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

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

注從史記感榮緒以宣尼主庚子曰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

公毅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毅有一月之差今不可攷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賂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服

經書天王以是始終益傷周而歎魯也毅梁謂石尚欲書春

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詰衆傳益杜預屈經以

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毅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

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
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
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
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
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搃名為田何為田除
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
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其或作公出穀梁注鄧公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
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

攷漢書儒學

紀聞卷七

五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
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
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
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與
曰非也此太史公乘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
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
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
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
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

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
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
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為知禮
則擅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碎掌可以見其苦學曰
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
有若與為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
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
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
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
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
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為未能服行斯
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太而無得也
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
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韜之
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
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
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
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為宅兮匪義迹其為追注引論語里仁
為美宅不處仁為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
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

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辭達也固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

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

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

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

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

紀周卷七

七

在

其然乎

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崇字周家語云申

續字周今史記以崇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

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繫無申崇之欲亦以張為崇則申崇申

張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張魯伯本朝祥符

封張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崇也一人而為

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張申

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張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興亡異於達巷黨人

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挹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挹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後孔安國注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

四六十一

紀聞卷七

八

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亳州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

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
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闢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

胡之既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為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

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

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

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

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

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

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

字古緇以才為聲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緇紵帛釋文云紵音緇依字從糸旁才後人以才

為也因依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紵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紵練飾孔氏注一入曰練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

五入為練七入為緇練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練禮練衣

黃裏線緣練冠麻衣線緣蓋孔氏誤以線為練則線不可為
近喪服集注謂線緣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正義曰一入為
又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黃練為線
當以石林之說為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謂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
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
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
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
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
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
圖說同

四六五

紀聞卷七

十

左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
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
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
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
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
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
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
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
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
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

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主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為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

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妄也

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教明無所用心之戒

讀此章者當以常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賢也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

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

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

昔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興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

怵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

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

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一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

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

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林

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真宗

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林齊也上問見何書胡明仲曰少

陽篇以夷齊為伯仲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

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蓍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

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之不

汙眵世俗殉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

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

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

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率謂此說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峰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

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

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區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沉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耻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

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

紀聞卷七

十三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家聖人其觀於水也

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

山讀康誥有感悟及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

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子以為蛇見之狡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

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

在日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
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
言而士言之於是其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

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
士其指微矣

乙酉二月夢前宰相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

非惟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
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集解不取集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
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
其私秩粟為椽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

紀聞卷七

十四

祥

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言
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

後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史
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
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素安任隗以素行竇氏无以

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後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弥子也不曰小人而避禍

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傳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
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為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一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
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
雩之下愚謂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
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商君傳

集注遽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
殖當為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
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仲崇曰温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是以為史而不足
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
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
而學者

遽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
宗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
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曹字
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

懸子豈其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

行蒞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為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

之通儻不泥者纔是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

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

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

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蓋即在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紀聞卷七

十一

明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崩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崩叛孔

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

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也其傳易曰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

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垂子真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化只殖何足以此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益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

翻注

有虞樂佑東晉裴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心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

四十五

紀聞卷七

十二

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心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心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近世

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為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

紀聞卷七

十六

月

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慈湖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孝教字郭照卿字指作孝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末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書魁傳注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

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公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

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班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之七

紀聞卷七

十九

三

